



小小说

人心

邵远庆

名字倒是取得大气——王莽，一听就觉得挺了不起一个人物，然而事业却与他的名字不大相符。

外出务工前，王莽是村里一个泥水匠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跟水泥打交道的工匠。王莽跟的建筑队，队长叫胡胜利。胡胜利有个习惯，爱克扣别人工资。村里建筑队本来工资就低，再被胡胜利以各种理由剥去，着实令人气愤。王莽一恼，跟胡胜利干了一架，又将瓦刀丢进粪坑，背上包袱出了村。

跟王莽一起去南方的，还有好几个人。路上，听王莽讲完胡胜利随意克扣工资的事，群情激愤，大家都骂胡胜利。“为富不仁”成为安在胡胜利头上的一块标牌。

在选择职业的时候，那几个人，皆如顺水游动的鱼儿一样进了工厂，唯有王莽选择了收破烂。收破烂扎本少，除去一辆人力三轮车，二三百块钱足矣。王莽骑着三轮车游街串巷，一路走一路吆喝：“谁卖破烂——”

刚开始因为腰间不够硬实，王莽不敢把生意做大，只能零敲碎打，入户收些废纸箱旧塑料之类的东西。收满一车，拉到废品收购站卖掉，拐回来再收。

王莽挺想像滚雪球一般把生意做大，无奈手头资金不足，也一直未能成事。

有天，同村一个叫刘秀的人，约老乡出来小聚，人中就有王莽。酒过三巡，王莽拍着胸脯说：“谁有闲钱借给我用，年底连本带息一并奉还。”

有人差点儿把酒饭喷在桌子上，说：“长这么大，没听说过借钱收破烂的。”

有人把话说得更绝：“扔水里还能听个响呢，给你恐怕连响都听不到！”

王莽无语，默默地把三成酒量增加到七成。

临结束，刘秀从口袋里掏出一千块钱，给王莽，说：“钱不多，救个急。”

王莽流泪，握住刘秀的手，迟迟不松。

用刘秀的钱，王莽在郊区租了个地方，又买辆二手“半截头”，把流动摊点变为固定经营。说固定也不太准确，王莽经常开着他的“半截头”，深入企业内部，打包回收废品。品种不外乎那几样：废铁、包装箱、塑料……但是，王莽要的是个量，批量上去了，钱随之而来。

看似不起眼的生意，却使王莽的腰包一天天鼓了。两年后，王莽成为老乡

当中第一个开着私家车回老家过年的人。

临行前，王莽给刘秀打电话，说两件事：一是连本带息还钱，二是顺便拉上刘秀，为他省去回家的路费。

王莽一共给了刘秀两千块钱，一千是本金，另一千算作利息。刘秀不好意思，不肯要。王莽说：“两年了，应该的。”又说：“没有你刘秀，就没我王莽的今天。”

刘秀高兴，回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备上一桌酒菜，宴请南方归来的工友。

结果，参加聚会的，只有王莽一人。刘秀正准备给工友打电话，他老婆进来了，黑着脸，把一千块钱甩在王莽面前，说：“再打一百遍，他们也不会来！”

刘秀问为啥。

他老婆说：“人家已经把‘为富不仁’的帽子，从胡胜利头上摘下来，扣在王莽头上了。”又对王莽说：“把钱收起来吧。我们不能因为这点儿利息，跟着你落得里外不是人！”

人言可畏。

王莽握着酒杯，在想，自己是否应该尽快把轿车卖掉。

扶贫路上

何辉

走村入户

风雨无阻去扶贫，再次来到葛岗村。走村入户摸实情，温暖话语感动人。新房落成振人心，牢记使命抖精神。村民盼望奔小康，上下齐心奋力拼。

葛岗村的灯光

白色灯杆五十八，男女老少人人夸。局长协调功劳大，小康路上再出发。葛岗夜色美如画，村民个个乐开花。精准扶贫路灯明，拼搏努力齐奋发。

治理环境

顶风冒雪去扶贫，领导带队暖人心。先去跨河看环境，又到葛岗来慰问。跨河治理面貌新，房前屋后变成金。拆掉旧屋建新房，葛岗脱贫小康奔。

助力“三夏”

烈日炎炎似火烧，葛岗扶贫斗志高。情暖万家送物品，助力“三夏”出新招。美丽乡村众人绘，扶贫振兴靠领跑。木槿花开红艳艳，小康路上如春潮。

听孟亚非唱《红灯记》

陈纯新

玲珑女儿
情深谊厚
这片土地
花草芳菲
奶奶是一座山
在你身旁
讲述革命历史
你记下了仇恨
懂得了感恩

祖国难
豺狼遍布
你相信
共产党顶天立地
领导人民打尽魔鬼

纯净的女儿
本是闺阁里娘的宝贝
在敌人面前
英姿飒爽
傲视邪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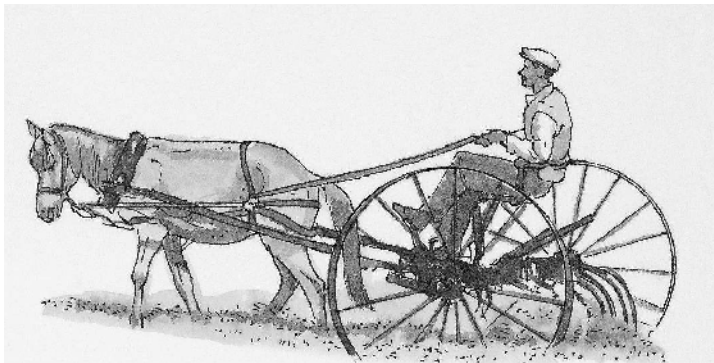
你的倾诉
是一首诗
诗魂温暖
在祖国大地蔓延
阴云和雾霾
遮不住人民的万丈豪情

你在祖国的胜景里
动情地演唱这段戏
情真意切
灵魂战栗
来自心灵深处的歌声
向祖国和人民
倾诉浓厚的情义

散文

全子叔

程方



我童年的记忆大多被时光剥蚀得褪色而不完整了，全子叔却是例外。那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全子这名字在村外的知名度并不高，但说起“老把式”，十里八村没有不知道的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公社给生产队分配了一红一白两匹大马，据说这两匹马是从内蒙古大草原乘火车来的，野性十足，队长为了迎接这两匹马，没少往公社跑，开了几个半夜的会，研究谁和他到火车站接这两匹马，最后这艰巨的任务落在全子叔头上。定全子叔去是有充分依据的：他四十来岁的年龄，一米八的个头儿，虎背熊腰，国字脸黑里透红，光看这身板，对牲畜都是有震慑力的。再说，做队里的把式有些年头了，调教牲口也有些经验。队长把队里的决定跟全子叔一讲，全子叔表面矜持，心里的乐却又是很难掩饰的。他当场就表态：“我服从队里决定。”他感觉队长给的不仅仅是信任，最重要的是给了他面子，是荣耀。

全子叔很用心，临走前就根据路程算好了时间，进而推算出路上需要多少草料，把自家的几斤豆子在铁锅里炒了，在石磨上磨碎，又从地里弄来一二十斤青草，剥了装在袋子里，搭在肩上，便和队长上路了。一天一夜不歇脚，两匹大马顺利牵了回来。

果然是仪态非凡，两匹大马鬃毛掩盖了一半的颈部，透着油亮，身体从前到后看不到骨痕，头上下摆动，鼻腔里不时发出“哧哧”的声音，马蹄不停地扒地面。就全子叔那个头儿站在马身边也只能露出半张脸。村里人都来看热闹，两匹马看到这么多人围着，居然野性大发，前蹄腾空而起，发出长长的一声嘶鸣，围观者吓得四散开来。全子叔一边骂娘，一边竭力管控局面。村

里人都认为是买来了两匹“祖宗”，也不像干活的料儿，对两匹马敬而远之。

从此，每天一大早就能看到全子叔牵着两匹马出村子，沿着通往公社的路缓缓地走出去再走回来，偶尔取下肩上的草料袋让两匹马吃几口。不知道过了多少日子，两匹马颈部都多了一个“扎脖子”，不久，马身上又多了牲口套。据说两匹马因为身上加了牲口套是炮过不少蹶子的，好在全子叔有耐心，两匹马最终臣服。再后来牲口套后边又拖了一个小沙袋，沙袋又从小变大，再后来，全子叔还真的用两匹马犁地、拉马车了！消息沸沸扬扬，惹得十里八村的人都来看稀罕，全子叔“老把式”的绰号也是一传十传百。

好牲口果然身手不凡，不但地犁得深透，跑起来也轻松，整响在地里不见减速不见喘。如果有人村东头官路上看到一溜久久飘荡的烟尘，那一定是全子叔的马车刚过去。

全子叔用的鞭很有讲究，鞭杆不足一米，鞭子很长，五米还多，是他自己用五股熟牛皮拧成的。每响套马外出干活，路上全子叔总要甩两声响鞭，一声是在到了村口，一声是在收工时，

每一声响鞭都很有穿透力，似能穿越一切障碍，直溜溜传到村里人的耳朵里。这也似乎是给生产队员定的作息表，下不下地、收不收工都得听全子叔的鞭声。据说就连两匹马都能领会全子叔响鞭的意图，出村那一声精神抖擞，收工那一声停下脚步。

都说自打两匹马来，全子叔变了，着装、神态、语气……仔细看看嘴里叼烟袋锅子的样子也变了，以前是耷拉在嘴角，如今是硬生生翘到了鼻子上。每每坐在马车上经过村里的饭场，他都会长“吁”一声，把马车停下来，这儿抠捏抠捏那儿捌捌捌捌，实际上没啥事儿，就是在炫耀。有年轻的晚辈故意逗他：“全子叔，啥时候闲了用你的马给俺磨面呗。”“全子叔，俺家正垫宅子，啥时候用马车给俺拉几车土呗。”全子叔头都不抬，轻蔑地回了一句：“看你俩那熊样，公社里不一定有你俩的户口，这俩马是有户口的！”然后全子叔才在众人的哄笑声中驾着马车离去。马车后边即刻扬起一片尘土，车、马，还有全子叔，已被这一阵尘土阻隔。

四十多年来，我好像每天都能听到全子叔的响鞭。